蜀山劍俠傳/0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九十三回　斬孽龍 盜寶鼎湖峰　失天籙 腐心白水觀

下一回▶

到了後半天，曼娘將三老的衣裳棺停運到山腳。曼娘恐擡棺的人看出死者身上傷痕，又去驚官動府，假說自己是外鄉人。因家中父母伯叔俱是保鏢的，客死此地，不想葬在這個山上，打算將屍骨運了回去。如今同來的幾個夥伴不在，想是到山中去搬取屍骨去了。你們且將棺木衣裳放在此地，連繩索全賣給我，等我們的人來了自己裝殮，省得再擡上去擡下來的，山高費事。說罷，待衆人放下，故意兩手抱着棺材一頭舉了起來，將三口棺木疊在一起。那棺木俱是上等木料，分量甚重，加上裏面墊底的石灰，少說也有二三百斤，曼娘抱着一頭舉起，沒有千斤神力，如何能辦到。再加曼娘腰佩長劍，滿口的江湖話。這些擡棺的人明知這單身女子形迹可疑，但是銀子適纔業已付過，又見她面上帶着悲容，言談自如，給的繩索費用同酒錢甚多，便也不願多事，將信將疑，道謝而去。那所在離魏達住的崖洞還有半里多路，地方極爲幽僻，往往終日不見人迹。曼娘站在高處，眼看衆人走遠，纔縱將下來。先用雙手捧起一個運回崖洞，然後再來運第二個，不消一個時辰，已將三口棺木運完。然後將三個屍身一一裝殮起來。新癒之後，經了這一番勞頓，累得渾身是汗，實在支持不住，祇得在三人停屍的鋪上躺下休息。起初魏達見曼娘一人勞累，於心不忍，幾次想掙扎起來幫忙，都被曼娘再三攔阻，還裝作生氣，纔將他止住。魏達過意不去，說不盡的感激涕零，不知要如何報答曼娘纔好。後來見曼娘累得躺倒，越發擔心着急不已。及至曼娘醒來，說是這一勞頓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倒覺身子輕鬆許多，魏達纔放了心。二人又同時將應服的藥服了下去，略進一點喫的，分別睡

去。直到第六七天上，魏達纔得起牀。從此一天比一天見好。

經了這一次生死患難關頭，自然彼此情感日深，但魏達終覺不好意思向曼娘求婚。直到年底，他二人要一同將三老靈柩運回四川，起程之時，因孤男寡女路上不好稱呼，魏達尋思了好幾天，還怕惱了曼娘，祇略用言語表示。曼娘早已心許，便示意應允。這纔商量扶靈還鄉之後，再行合巹。回川以後，二人正式成了夫婦，愈加恩愛，曼娘當年便有了身孕。到了秋天，打開師父給的第二封柬帖一看，不但把前因後果說得詳詳細細，還說如果第一次將藏靈子這段孽冤躲過，須要三年之後，纔能遇見魏達成爲夫婦，應在今年今日到鼎湖峰去取那下卷天書。這天書有一條妖龍看守，那妖龍雖是龍種，並不與常龍一樣，每隔三十年換一回皮纔出洞一次，每次前後祇有二月。平常潛伏峰頂鼎湖之內，有金篆符籙護體，再加它已有數千年道行，普通劍仙休想入湖一步。近六十年來，妖龍已不似昔年安分，每逢褪皮出世，時常下峰傷人，它的劫數就在這最近六十年中。這一次曼娘本可趁它褪皮之際，下手奪取天書，無奈曼娘如先和魏達成親，必然有孕，萬萬不能前去；否則即使勝得妖龍，也將天書污穢，字迹不顯，得了無用，還要上遭天戮。過了今年，那妖龍又須再待三十年纔能出現，但是機緣已過去了，去了無益有損等語。曼娘看完，倒有一半不大明白。見柬帖語氣，明明師父好似說自己已與那個叫藏靈子的有了沾染，但是自己和魏達成婚那晚上明明還是處女，好生不解。連魏達也覺因空師太柬帖說的與事實不符，不過曼娘有孕卻是事實。那鼎湖峰壁立千丈，魏達昔日也曾想上去幾次，俱未能夠。曼娘身孕臨盆在即，自是不便涉險，空可惜了一陣，也未將柬帖所留的話完全明白。直到曼娘臨產，生下魏青的父親魏荃，血光污穢了藏靈子的法術，坐忘丹也失了效用，曼娘纔依稀想起前事，又羞又氣，又急又可惜，恨不得一頭碰死。她也不瞞魏達，竟將前事告知。魏達不但不輕視她，反怕她想起難過，愈加着意安慰體貼，無微不至。夫婿多情與兒子幼小，真叫曼娘事已至此，求死不得。不過對於鼎湖天書還未死心。

第二年曼娘身子恢復了康健，便和魏達商量，到鼎湖峰去盜那天書。魏達見因空師太柬帖預示先機全都應驗，知道徒勞跋涉，勸阻多次。曼娘執意不從。魏達強不過愛妻心意，祇得僱好乳孃，將幼子託付給好友家中照料，夫妻二人同到鼎湖峰。費了若干的事，纔得上去。一看，不但風景靈秀，巖谷幽奇，面積也還不小。偏西南角上有一個百十畝方圓的大湖，清水綠波，碧沉沉望不到底。峰頂既高，天風冷冷。去時正值日麗天中，有時一陣風吹過，湖水起了一陣波紋，被日光一照，閃動起萬道金鱗，光華耀眼。再往四外一望，縉雲仙都近在咫尺，四圍都是羣山環繞，若共拱揖。忽地峰半起了一層白雲，將峰身攔腰隔斷，登時羣山盡失，祇剩半截峰頭和遠近幾座山巔在雲海中浮沉，恍若海

中島嶼一般。端的是蛟龍窟宅，仙靈往來之所。二人觀察了一會兒，湖水平蕩蕩的，一些動靜也沒有。知道湖水太深，下面必有泉眼，更不知妖龍潛伏何處。因見柬帖上說妖龍褪皮，爲期約有兩月，如今在前幾天趕到，必然還未出來。柬帖上又說妖龍褪皮之前，須出湖曬太陽；褪皮之後，每晚到了子時，便如死去一般。與其冒昧涉險，不如尋個隱僻所在，等它自己上來，再行伺機下手。

商量好了以後，便去尋覓存身崖洞，找了好幾處都不甚合意。末後又到一處，前面是一片密葉矮松，虯枝低極，如同龍蛇夭矯，盤屈地上，松林後面是一個小山崖。過了松林一看，崖前竟有兩座小洞，一東一南，相隔雖祇二十幾丈，但是兩洞都甚隱蔽，站在洞前彼此不能相望。先到東洞一看，洞門上還有兩個古篆大字，可惜被天風侵蝕，已漶漫不可辨識了。

入洞一看，裏面竟有蒲團丹竈之類，想以前定有人在此住過。正在驚奇，曼娘猛一退步，忽然一腳踏在一個東西上面，覺得軟軟的，如踏了一堆沙一般。回頭一看，不由失聲喊道：「怪事！」魏達聽到曼娘驚呼，順着她手指處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道裝的死屍，想是年代久了，屍骨已被天風所化，變成灰質，所以曼娘腳踏上去覺得軟綿綿的。再一看他身上並無傷痕，祇是頸間有一個大洞。雖不敢斷定是來此盜取天書被妖龍所害，但是這道人既能來此絕頂修道，定非常人，竟會暴死，其中必有緣故。鑒於道人前車，正有些覺得此洞不吉，忽然洞壁角處起了一陣陰風，吹得二人毛髮皆豎，隱約間似聞鬼哭。曼娘忙做準備時，那陰風祇有一陣，並無甚麼動靜。二人總覺這裏不是善地，決定另尋住所。憐那道人暴骨荒山，再一看洞底竟是土質，與其將他擡出掩埋，不如就將他埋葬原處。當下夫妻合作，就在道人身旁，用兵刃掘了一個深坑，將道人屍首葬好。然後再向南洞一看，雖然較東洞窄小，裏面空無所有，但是十分明亮，不似東洞陰森森的。便將攜來包裹打開，就洞中大石上鋪好。取出乾糧，取些泉水來飽餐一頓。又到湖邊望了一次，仍是一些動靜無有。二人迎着天風，憑臨絕巘，觀賞到天黑，纔回洞就寢。到了半夜，曼娘正在半醒半睡之際，忽見一個紅臉道人朝她拜了幾拜。驚醒一看，已經不見。忙喊醒了魏達一問，也說夢中見着道人向他稱謝。二人嘆息了一陣，猛想起這裏與妖龍窟穴相隔甚近，如何這般大意，竟一同熟睡起來？當下夫妻二人纔商量：一個上半夜，一個下半夜，分班在洞口瞭望，以防不測。

如此過了兩宿，均無動靜。到了第三日晚間，因爲明日便是妖龍出湖之期，分外加了謹慎。魏達守上半夜，平安無事。到了下半夜，曼娘醒來，代魏達防守，一人在洞前徘徊。一輪半圓的明月，照在洞前松樹上面，虯影橫斜，松針滿地，天風吹袖，清光如水。遠

遠聽到湖中水響，與松濤之聲交應，眼前景物分外顯得幽絕。正算計明日正午便是妖龍出湖之期，自己已是行年五十之人，雖然仗着丈夫家傳駐顏靈藥，平時照鏡，彼此互視，還如三十許人，祇是僅保青春，到底難享修齡。倘能僥倖這一次得了天書，除卻妖龍，就此尋一座名山古洞，按照天書上修道之法，學古人劉樊合籍，葛鮑雙修，同參正果，也不枉辛苦一世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從仙都峰頂上飛起一道帶有青黃兩色的光華，如匹練一般，直向鼎湖峰這邊飛了上來。知道來了本領高強之人，不由大喫一驚。連忙進洞喊醒魏達，低聲說道：「你快起來，我們來了對頭了！」魏達聞言，忙隨曼娘出洞，伏在暗處一看，那道青黃色光華在鼎湖上面盤旋飛舞了一遍，倏地飛起，又投向別處，移時又復飛來。似這樣飛過了好幾次，好似也在尋找洞穴藏身一般。飛轉了一陣，越飛越近，末後竟往東洞內飛去。二人見他往面前松林內飛來時，俱捏了一把汗。及至見那道青黃光華並未發現自己，飛入東洞，不見出來，才略爲放了一些心。曼娘道：「我自幼隨師父學劍，頗能分出劍光邪正。來人劍光青中帶黃，定非正派門下，而且他的功行很深，不是平常之輩。此番盜取天書，恐怕棘手。」說時好生難過。魏達便勸慰她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莫如徑去和來人說明，彼此同謀合力，但能將書得到，大家一同享受，豈不是好？」曼娘道：「這個萬萬使不得！姑不論來人本領在你我二人之上，他不屑與我等合作，而且他還是異派門下，不講道理，萬一遭他之忌，反生不測。爲今之計，祇有各做各的，惟力是視，看各人仙緣如何。所幸我們藏在暗處，他注意鼎湖那面，一時不致覺察，說不定因禍得福，拾點便宜也未可料呢。」魏達素來聽曼娘的話，也就沒說甚麼。

二人不敢再睡，候到天明，還不見那道青黃光出來。二人喫飽了乾糧，伏在洞前僻靜處靜觀動靜。眼看快到午時，忽然天風大起，鼎湖那邊水聲響亮，遠遠望去，波濤上涌。二人見是時候了，恐怕失卻機會，也不顧眼前危險，徑自商量了一陣，由崖後叢林繞到鼎湖左面山崖上。剛剛尋了適當藏身之處，忽聽一聲破空聲音，那道青黃光華也從東洞飛到湖邊，光斂處現出一個道裝妖嬈女子。這時湖中如開了鍋的沸水一般，波濤大作，滿湖盡是斗大水泡滾滾不停。猛地嘩嘩連聲，湖水憑空往正中集攏，拔起一根十餘丈的水柱，亮晶晶地映着日光，絢麗奪目。那根水柱起到半空，忽然停住，倏地往下一落，如同雪山崩倒，紛紛四散，水氣如同霧索輕絹一般，籠罩湖上。少時湖底又響了一陣，冒起了將纔的水柱，一會兒又散落下來。如此三起三落，落一回，湖中便淺下去一兩丈，到最末一回，湖水竟然乾涸。猛聽道姑嬌叱一聲，手指處一道匹練般的青黃光華直射湖中。曼娘、魏達順那青黃光所到處一看，湖心一個巨穴金光閃閃，穴中盤石上面正盤踞着一個牛首鼉身、似龍非龍的怪物，長有十餘丈，身上俱是黑鱗，烏光映日。見青黃光到來，把嘴一揚，便吐出一團火球迎上前去。那道姑一見，收回青黃光，撥頭就跑。妖

龍哪裏肯捨，身子微一屈伸之際，四腳騰空，直朝道姑追去，眼看追出去半里多路。那道姑猛地大喝道：「孽畜還不快將天書獻出，你回去已無路了！」說罷，又指揮劍光，上前與妖龍鬥在一起。鬥了片時，那妖龍抵敵不過，回身便想往湖內逃走。那道姑也不追趕，將頭一搖，長髮披散下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將手往前一揚，立刻湖邊四圍起了一陣黃煙，直向妖龍捲來。那妖龍想是知道黃煙比劍光還要來得厲害，重又撥回頭向道姑撲去，與青黃光鬥在一起。由午初直鬥到酉初，妖龍漸漸不支，猛地將身伏地，那團火球便化成萬道烈焰，將它身子護住。火光中祇見那妖龍一陣搖擺，忽然怪叫了一聲，接着便聽軋軋作響。不多一會兒，火煙起處，皮鱗委地，一條無鱗白龍沖霄便起。那道姑見妖龍褪皮逃走，更不怠慢，右手起處，飛出兩道綠光，直朝妖龍頭上飛去。隨將左手一指，那道青黃光同時星馳電掣般飛將過去，圍着妖龍祇一繞，便聽幾聲慘嘯過去，妖龍兩眼被道姑打瞎，再被劍光這一繞，登時腰斬兩截，從空中墜落地上。這一場人妖惡鬥，祇看得曼娘夫妻驚心駭目，哪裏還敢起覬覦天書之想。那道姑斬罷妖龍，身劍合一，直往鼎湖心裏飛去。去了好一會兒，重又飛了上來，將手一招，收了湖上黃煙，怒氣衝衝指着毒龍頓了兩足。忽又低頭尋思了一陣，猛地走到妖龍跟前，將劍光一指，橫七豎八圍住妖龍身軀亂繞，祇攪得血肉紛飛，攤滿了一地。那道姑又用身佩劍匣在妖龍血肉堆中亂攪，好似尋找甚麼東西似的。直到天將近黑，月光上來，仍是一無所得，這纔賭氣一頓足，破空而去。曼娘見道姑手下如此慘毒，暗幸沒有被她發現，滿以爲天書已被旁人得去。

道姑走後，夫妻二人垂頭喪氣走了出來，打算回到南洞取了包裹，準備下山。因道姑已走，無須繞道，便從妖龍身旁走過。祇見龍身已被道姑斬做一堆血肉，軟攤地上，祇剩將纔妖龍褪下的軀殼堆在旁邊，還如活的一般。曼娘好奇，近前一看，見那妖龍一顆牛頭，大如栲栳，鼉身四足，俱帶烏鱗，生得甚爲長大凶猛。暗想着將纔情形，要是沒有道姑，憑自己本領，也決非妖龍敵手。正在尋思，忽見月光底下有一線紅光閃動，仔細尋蹤查看，正在龍口中發出。連忙招呼魏達，夫妻合力將龍身掀開，便有一道金紅光彩直射到二人臉上。魏達往發光處一伸手，便摸出一個寬約三寸、長約七寸的玉匣來，上面還有符籙篆文，正是柬帖所說的玉匣天書。想必妖龍年久得道，這一次出洞褪皮，已將天書吞入腹內。適纔因鬥那道姑不過，便想將皮褪下，丟下天書逃走，以免敵人窮追。那道姑不曾覺察到此，祇在湖中洞穴與妖龍肉身上找尋，枉自費了一番氣力，白白傷害了妖龍性命，並不曾得到天書，反便宜了曼娘夫妻。曼娘不意而得，喜出望外。隨手將匣上符籙揭去，想打開玉匣觀看究竟。那符籙纔揭起，便即自動化爲一道紅光飛去。再看那玉匣，竟如天衣無縫，休想打開。一會兒工夫，忽聽湖中水響，到湖邊一看，湖水已漸漸涌起，回了原來位置。曼娘見玉匣上面金光四射，恐怕引外人覬覦，不敢大意。

夫妻二人匆匆回了南洞，取了應用東西，忙即尋路下山。那山三面壁立，無可攀援，祇有西面從下到上橫生着許多矮松藤蘿之類，上來容易，下去卻難。幸得二人早已準備退路，將預先備好的一張桐油布展開，用幾根鐵棍支好，再用強索捆紮一番，做成一把沒柄的傘蓋。夫妻二人各用雙手抓緊上面鐵棍，將必要的兵刃衣服紮在身上，天書藏在曼娘懷中，尋一塊突出的岩石，雙雙往下面便跳。那油傘借着天風，撐得飽滿滿的，二人身子如凌雲一般，飄飄蕩蕩往下墜落。眼看離地兩三丈光景，彼此招呼一聲，看準落腳之處，將手一鬆，雙雙墜落地上。二人互相欣慰了一番，因時已深夜，想在仙都附近尋一崖洞棲身，稍微歇息，一早起程回川，再尋高人商量開匣之策。

二人高高興興正往仙都峰腳走去，曼娘忽然低低一聲驚呼。魏達回頭看時，天都峰腳下，昨晚下半夜所看到的那道青黃光華，正像流星趕月一般，又飛回鼎湖峰去。曼娘急對魏達道：「這道姑去而回轉，必然想起忘了搜索妖龍軀殼。她這一回去原不要緊，可恨適纔大意走得匆忙，沒有將龍殼還原，又不該將剩的乾糧同一些無用之物遺在峰頂，被她此去看破，必然跟蹤迫來。事在緊急，惟有先尋一僻靜地方躲避些時，等她走了再作計較。」二人正在尋覓適當藏身之處，那青黃光華又從鼎湖峰頂飛了下來。偏偏月色也有些昏暗，雖然曼娘夫妻本領高強，在這大敵當前，奔逃於危崖絕壑之間，既要防到後面敵人，又要查看前面路徑，未免有點手忙腳亂。二人一面往前覓路逃走，一面不時回顧，見那道青黃光華祇管盤空飛繞，既不下落，也不飛走，看出是在尋找敵人去路的神情，不禁越發着急起來。所幸二人經行之處盡是些叢林密莽，南方天氣溫和，雖然時近中秋，草木尚未黃落，野麻灌木之類還在繁茂時期，高可齊人，不時又有山石掩蔽，並未被敵人覺察。眼看那道青黃光華在空中盤旋飛舞了一陣，有時竟飛離二人頭上不遠，倏地如隕星墜落一般，仍投向天都山西北方來路而去，轉瞬不見蹤跡。曼娘夫妻如釋重負。待了一會兒不見動靜，彼此一商量，覺得此間終非善地，仍以離去爲佳。這時山上忽然起了一陣濃霧，颳起風來，大小山巒都看不見一些蹤影。

一會兒風勢越大，吹得滿山樹林聲如潮涌，日影昏黃中，隱隱看出四外濃雲疾如奔馬，往天中聚集。頃刻之間，皓月潛形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二人知要變天，忙尋崖洞棲避時，忽見前面叢草中現出一道金光，將路徑照得十分清晰。曼娘仔細一看，那金光竟是從胸前玉匣上發出。起先急於逃走，並未覺察到。這時月黑天陰，所以光華越顯，不由又喜又急：喜的是天籙祕寶竟被自己唾手而得；驚的是強敵尚未走遠，前途吉凶難定，寶光外燭，恐怕勾起外人覬覦之心，前來奪取。知道貼身兩件衣服絕對遮蔽不住，便將魏達包裹打開，將玉匣取出，準備包得厚密一些，以免光華外露。誰知纔一出懷，匣上金光便沖霄而起，照得身旁紅葉都起金霞，異彩眩目。曼娘慌不迭地將隨身衣服層層包好，

又從魏達包裹裏取出衣服等物，嚴嚴密密包了有十幾層，細看毫無形迹，纔得放心。

剛剛紮捆停當，適纔那道青黃光華又從天都山那邊飛起，這次不似適纔在空中盤旋，竟直往曼娘夫婦存身方向飛來。曼娘着了慌，知道這次不易脫逃。猛想起適纔取匣時，金光照處，曾見道旁有一崖洞，不如鑽進去躲避些時再說。忙亂中略估計了一下方向，拉了魏達，連跳帶躥，高一腳低一腳地朝那洞前縱去。所幸相隔不遠，快要到時，倏地天空一道電閃照將下來，照得路徑十分清晰。曼娘見那洞口不過三四尺方圓，洞外草泥夾雜，十分污穢，知是甚麼狐豬之類的巢穴。事在危急，也顧不得甚麼污穢，且避進去再說。招呼魏達將頭一低，一前一後，剛將身子鑽將進去，接着天上又是一道電閃斜射過來。二人目力本好，借着電閃之光，見洞並不甚深，幸而裏面還高，可以站立。洞裏黑漆漆地伏着一堆東西，更猜不出是甚麼野獸，或是甚麼蟒蛇之類。曼娘怕驚動外面追來的敵人，不敢用自己飛劍防身。夫妻二人背靠背站好，魏達面衝那堆黑東西，將劍拔出，在黑暗中舞動，以防那東西衝將上來。劍剛出匣，便聽外面震天價一個大霹靂，山洞藏音，越震得人頭腦昏眩。接着又聽到洞角那堆黑東西爬動，魏達不知那東西深淺，劍舞越疾。猛覺劍尖上碰着那東西一下，便聽一聲怪叫，黑暗中一個黑影奪門而出。那東西剛纔躥出洞去，便聽洞外一個女子聲音喝道：「好孽畜！」說罷，便見洞外一道青黃光華一閃。二人聽出是那道姑口音，俱都捏了一把汗。這時洞外雷聲大作，電光如金光亂閃。等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。曼娘首先掩到洞口，往洞外一看，不由大喜，忙喊魏達道：「敵人走了！」魏達也跟着出洞一看，外面大雨早下將起來，那道青黃光華已飛回東北方原路去了。二人猜那道姑必然住在附近山谷之中，越覺非離開此地不可，也無暇計及雨中山路行走不便，仍然鼓着勇氣尋路逃走。出去不遠，忽見前面有一團黑影，借着閃電的光一照，原來是母牛般大的一隻黑山熊，業已腰斬兩截，死在地上。纔想起適纔定是道姑發現金光，追蹤到此，看見崖旁小洞起了疑心。恰遇見這隻黑熊躥出，以爲洞既小，又藏有野獸，不似有人居住；又因天黑雨大，無處尋蹤，纔拿這黑熊出氣，悵恨而去。若非黑熊解圍，吉凶真難預定呢！

二人慶幸了幾句，仍往前走。山路滑足，不時有山頂流泉沖足而過，好容易越過了天都峰西面。忽然風靜雨止，浮雲散盡，濃霧潛消，一輪半圓明月，仍舊高懸碧空，清光大放，照得滿山林樾清潤如洗。空山雨後，到處都是流泉，巖隙石縫中水聲淙淙，與深草裏的蟲鳴響成一片，分外顯得夜色清幽。直走到天將嚮明，纔翻越完了崇岡，走上平地。二人還是足不停留，又趕了有三百餘里途程，日已中午，看見前面山坡下面有一座廟宇。二人昨晚被山雨淋得渾身通溼，所有衣服滿包着那部天書，不便取出更換，身上穿着溼衣疾行了幾百里地的山路，又受了風吹日曬，雖然有功夫的人身子結實，也覺得有點不

大舒服。昨晚匆匆中又將帶的乾糧全部放在鼎湖峰上，一夜半天沒進飲食，覺着腹中飢渴，便想到廟中去借頓午齋。走到廟前一看，廟門上有一塊匾額，寫着「白水觀」三字，雖然牆粉剝落，氣勢甚爲雄偉。二人明知這廟孤立山麓曠野，前不挨村，後不挨店，門前冷落，形迹可疑，仗着全身本領，自己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至多遇見同道打個招呼，難不成還有甚麼意外？便輕輕將廟門銅環叩了兩下。待了一會兒，呀的一聲，廟內走出一個小道童來。魏達說了來意。那小道童上下打量了二人兩眼，轉身就走。一會兒工夫，從殿內走出一個紅臉長鬚的道人，見了二人，施禮之後，便邀到雲房中去落座，一面命道童去準備茶水飯食。魏達見那道人雖然行動矯捷，身材奇偉，倒還看不出甚麼異樣。坐定之後，魏達通了名姓。那道人笑道：「施主原來便是蜀東大俠魏英雄麼？這位女施主想便是當年岷山三女之一的賽飛瓊熊曼娘了。真是幸會得很！」魏達見道人知道自己來歷，頗爲驚異，便答道：「愚夫婦多年業已隱姓埋名，還沒請教仙長法諱，怎生得知愚夫婦賤名？請道其詳。」那道人道：「二位施主名滿江湖，何人不知，豈足爲奇？貧道昔年也與二位施主同道，專以除惡安良，盜富濟貧爲事。三年前遇見家師坎離真人許元通點化，來此修道。俗家姓雷，名字不願提起，如今祇用恩師賜名去惡二字。我見二位施主行色倉皇，衣履溼痕猶在，必是昨晚在山中遇雨奔馳了一夜。想二位施主都有驚人本領，難道還遇見甚麼驚險不成？」魏達夫妻雖知雷去惡是峨眉門下，到底人心難測，不便說出真情。祇說山中遇雨，忽然想起一件急事，須要趕到前途辦理等語，支吾過去。道人知他二人不願實說，也就沒有往下深問。一會兒酒飯端來，二人飽餐了一頓。彼此都是江湖上朋友，不便以銀錢相酬，祇得道謝作別。臨行之時，道人對魏達道：「尊夫人晦色直透華蓋，但願是連夜奔走勞乏所致纔好。萬一前途遇見兇險，遠不必說，如果鄰近，不妨仍回小觀暫住，不必客氣。」魏達、曼娘聞言，將信將疑，因見道人情詞誠懇，祇得口中稱謝而去。

走出去約十里來路，曼娘覺着內急，便叫魏達守在路側，尋了一個僻靜之所。剛剛蹲下解完了手，忽聽身旁樹林內有人說話，連忙將身站起，無心中側耳一聽，原來是一男一女。女的道：「你定說天書終要得而復失，失而又得，被眼前的一雙狗男女撿了便宜逃走，應在此刻得回。按你球象追尋，又一絲影蹤也沒有。」那男的笑道：「好人兒，你怎麼甚麼事都猴急？我的晶球視影，幾時看錯過？今早我同你重到昨晚放光之處，不是明明看見那土洞裏的男女腳印麼？昨晚已兩次被你心急錯過了機會，再要心急，天書就得不成了，你祇依我的話，如得不迴天書，你從今再不理我可好？」曼娘先聽那女的說話聲音，就覺耳熟。再一聽他二人所說的話，不由嚇得膽戰心驚。連忙屏氣凝神，輕悄悄繞道趕回魏達身邊，說道：「禍事到了，快走！」魏達見曼娘滿面驚慌，不及細問，連忙施展輕身功夫，放出日行千里的腳程，隨着曼娘就跑。走出去還沒有一箭之地，耳

聽破空的聲音，面前兩道青黃光華一閃，現出一個道姑、一個紅衣番僧，攔住二人去路。道姑高聲喝道：「大膽狗男女！竟敢撿我的便宜，盜取天書。快將天書獻出，饒你們不死！」欲知天書果落於何人之手，容下回再爲奉告。